

绘图珍藏本

古龙

作品集

龍

楚留香传奇

貳

珠海出版社

古龙

作品集

33

楚留香传奇

貳

珠海出版社



敬告读者

2004年11月，珠海出版社与台湾古龙著作发展管理委员会（古龙作品著作权惟一合法机构）签订合同，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古龙武侠小说，除珠海出版社之外的任何出版单位均不得非法出版古龙武侠作品。若违反规定，擅自出版，皆属非法出版物，珠海出版社将诉诸法律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

2005年8月，珠海出版社推出新版《古龙作品集》。此套全新版本的《古龙作品集》有如下特征：一是将旧版《古龙作品集》中不属于古龙本人创作的续作、伪作全部剔除，保证了古龙作品的准确、完整、权威。二是在顺序排列上，以出版先后顺序编号，使读者能够清楚地看出古龙作品的创作轨迹和风格变化。三是每套书前均有专家写的新版序言，书后附有“古龙作品创作年表”，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解读古龙小说。四是在开本、封面上均重新设计，力求典雅、气派，在书稿内容上重新校对，精益求精，并在每本书中配有精美插图，是适合收藏者典藏的精品佳作。

新版《古龙作品集》标有防伪标志，防伪标志的位置在每本书封面的左下角。读者如发现市场上有盗版图书，可向当地“扫黄打非”办公室、新闻出版局、工商管理部门、公安机关举报，或直接与珠海出版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：0756-2639345、2639346、2639348

传 真：0756-2639327

凡提供有效证据和可靠线索协助打击盗版活动的人士，将得到珠海出版社的重奖。

谢谢广大读者对珠海出版社的关心和帮助。

第四十五章 英雄相惜

好个“中原一点红”，他方才必已见过姬冰雁使出了这一招，心里早已有了对付的法子，此刻才诱他再使这一招。

楚留香旁观者清，又深知一点红的剑路，自然瞧得清楚，心里虽然大骇，但却已无力可施。

一点红剑出如风，天下又有谁能拦阻得住。

谁知就在这时，一点红长剑忽然划了个圆弧，竟自姬冰雁判官笔间绕过，“唰”的一声，反向姬冰雁左股上削去。

他一剑明明已可得手，为何忽又变招？

楚留香虽然心里一喜，却又不免吃了一惊。一点红剑法素来无孔不入，此番怎会变得如此笨？

姬冰雁一心只在制敌伤人，心无二用，却未觉得这有什么奇怪，对方使出笨招来，正是他的大好良机。

他双笔一分，“毒蛇出穴”，只听“噗、噗”两声，一点红左右双肩的“肩井”穴俱已被点中，仰天而倒。

姬冰雁苦斗半日，终于得手，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
但对方一只灰白的眼睛，却在冷冷瞧着他，眼色中并无丝毫认输气馁之色，还是充满了傲气。

姬冰雁笑道：“你剑法虽是天下少有，但这一招却使得糟透了，无论谁使出这样的招式来，都该认输，你……”





他语声忽然顿住，脸色也变了。

他忽然发觉对方剑尖上，竟挑着只蝎子。

在沙漠之上，气候干燥，蝎子又大又毒，无论谁被噬上一口，当时只怕就无救，方才一点红竟是发现他股上有只蝎子，才变招相救，一点红这一着“笨剑”，竟是为了要救他性命才使出来的。

姬冰雁面色惨变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楚留香自然也瞧见了，心里不禁叹了口气，这中原一点红，当真不愧是好男儿，但姬冰雁又如何呢？

他是不是会因此将一点红杀了灭口？

楚留香忍不住想瞧瞧。姬冰雁呆了半晌，缓缓道：“你为何要如此做，难道你不想杀我？”

一点红身子虽不能动，口中却还可说话，冷冷道：“我要杀你，就不能让你死在蝎子嘴里。”

姬冰雁仰天大笑，道：“好！好！好……”

他一连说了七八个“好”字，突然用脚尖挑起了那柄长剑，接在手里，反手一剑向自己左腿砍了下去。

他竟硬是不肯领这个情，竟要将自己这条左腿还给一点红，就连一点红冷漠的目光中，都不禁露出骇异之色，失声道：“你疯了么？”

喝声中，突听“嗖”的一声，一道强功之极的风声击来，“当”，打中了姬冰雁掌中的剑。

火星四激，他掌中剑竟被震得飞了出去。

姬冰雁变色退步，一退八尺，将方才交到左手的判官双笔，又分持左右，口中厉声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只听一人缓缓笑道：“你们两人的火气，倒都不小。”

笑声中，一人飞掠而来，拾起了地上的长剑，顺手又拍开一点红的穴道，姬冰雁跺了跺脚，恨恨道：“你到底还是来

了。”

一点红竟也大声道：“你到底还是来了。”

两人说的话竟一模一样，只不过姬冰雁说这话本是应该的，他早已算准楚留香会来找他，又恨楚留香来得太不巧。

但一点红却又怎会说出这句话呢？他难道也知道楚留香就在附近？难道也算准了楚留香会来找他？

楚留香正觉奇怪，姬冰雁已讶然失声，道：“你认得此人？”

一点红也失声道：“你认得此人？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你们两人，我全都认得的，而且都是老朋友，所以你们也不必觉得欠了他的情很难受，反正他以后要被人宰的机会很多，你想法子救他一次也就是了。”

这句话是向姬冰雁说的。

姬冰雁愣了半晌，道：“哼！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但你却又怎会到这里来的呢？”

这一句是向一点红说的了。

谁知一点红竟更惊讶，道：“我怎会来的？不是你找我来么？”

这句话说出，楚留香和姬冰雁又大吃了一惊。

楚留香摸了摸鼻子，苦笑道：“我找你来的？我找你来干什么？”

一点红道：“你自然是找我来杀那龟兹王的。”

听了这句话，楚留香反而沉住气了，只因他已看出这并不是件误会，这其中必定又有阴谋。

他索性找了块岩石坐下来，道：“这件事其中还有曲折，你不如也坐下来，慢慢说。”

他一笑又道：“我知道你不喜欢说话，还是我来问你吧！”

一点红冷漠的脸已变了颜色，道：“曲折？问我？……难





道你……”

一点红道：“那日我与你分别之后，只觉中原已没什么值得留恋之处，又久慕关外天野辽阔，是以就决定出关一行。”

楚留香知道这人心高气傲，两次斗剑落败之后，不免心灰意冷，竟想出关来过被放逐一般的流浪生活。

但心里虽这么想，嘴里却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出关只怕还在我之前了？”

一点红道：“但我走了几日后，就发觉有个个人在暗中留意着我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他都在后面悄悄跟着。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这人若是打主意打到你身上来，他倒真是瞎了眼，却不知道人长得是什么模样？”

要知楚留香最大的长处，就是无论遇着多么困难危险的事，都能保持冷静和轻松，但他也知道别人未必能如此。

他见到一点红已有些紧张起来，前面说的两句话，正是要令一点红精神松弛，后面问的一句才是正题。

一点红果然不觉笑了笑，道：“那人甚是寻常，丝毫没有特异之处，你就算见过他许多次，也未必能记得住他的，只因这种人你到处都可遇着。”

楚留香暗中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面貌越是普通的人，做坏事越是方便，我若要找个人去从事阴谋，也必定会找这种人的。”

一点红道：“那时我本不愿多事，但他跟了我两日后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正想去找他问个究竟，谁知他却先来找我了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哦！”

一点红道：“他竟来问我：‘阁下便是中原一点红么？’我一时猜不透他的来意，只有点了点头，他便说是你的朋友，是专程来找我的。”

楚留香微笑道：“他就说我要你来行刺龟兹王？”

一点红道：“不错，他说‘龟兹王祸国殃民，楚香帅早就想将他除去，但他一时却又抽不出身，是以想来劳动大驾走一趟’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就立刻相信了么？”

一点红道：“我本来没有立刻相信，但他说了句话，却令我不得不信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他说了什么？”

一点红默然半晌，缓缓道：“他说：‘楚香帅将阁下视为好友，否则他也不会前来相求了，何况，大丈夫恩怨分明，阁下难道忘了他的不杀之恩么’？”

楚留香苦笑，道：“你想我真的会说这样的话？”

一点红道：“我就因为你绝不会将这种事四处宣扬，所以才认为这句话必定是你说出来的，否则这人又怎会知道？”

楚留香动容，道：“不错，普天之下，简直没有几人知道此事，也没有人知道你我不打不相识，已成了好朋友。”

姬冰雁冷冷道：“连我都不知道。”

一点红道：“何况，我的职业本就是杀人，他若要我杀人，本可以金银来收买我，又何必来骗我，除非他已知道我改行了，但……”

楚留香截口道：“但普天之下，知道你洗手改行的人，也没有几个。”

一点红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楚留香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若换了我是你，只怕也难免要相信那人的话了。”

姬冰雁忽然又道：“知道你们关系的人，究竟有几个？”

楚留香沉吟，道：“算来只有南宫灵、无花、蓉儿和黑珍珠。”

姬冰雁道：“但南宫灵和无花都已死了，蓉儿也不会做这





件事，所以……”

他戛然顿住语声，目光凝注着楚留香。

楚留香长长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算来只有黑珍珠，在幕后主使龟兹王叛国阴谋的人，莫非就是他？就是他？”

姬冰雁缓缓道：“你我都已知道龟兹国叛国的阴谋中，有汉人参与其间，但一个汉人要想在异域发动这等大事，谈何容易，除非这人在那里已有很大的势力，否则他纵能令叛国行动成功，万万无法在那里立足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又顿住语声，只因这人是谁，已呼之欲出，他不必再说下去，别人也知道了。

——只有“大漠之王”的儿子，才能在这里发动此等大事，此点实是显而易见，连一点红都已猜出。

楚留香默然半晌，缓缓道：“那人此刻在哪里？”

一点红道：“那人陪我出关之后，就与我告别，说是去找你去了，但自此一路上都有龟兹王的使者迎接护送，直到这里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在这里你又见着了些什么人？”

一点红道：“我见着了龟兹国的两个大臣，据说地位都极高，龟兹王被放逐后，就由他们两人辅佐新王主持朝政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但还有个汉人，是么？”

一点红道：“不错，但那人却绝不是黑珍珠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这人是谁，长得又什么模样？”

一点红道：“这人叫吴菊轩，据说乃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大名士，而且智计无双，但在我眼中看来，却只觉他獐头鼠目，满脸讨厌相。”

楚留香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他正是要人不愿和他亲近，免得被人瞧破他的行藏，他这付讨厌相，也就成了他最好的掩护。”

姬冰雁道：“不错，别人若是根本懒得去瞧他，自也瞧不



出他是否经过易容改扮的了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他们的帐篷昨夜已迁移了，是么？”

一点红、姬冰雁同时道：“不错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他们迁往哪里去了？”

一点红道：“据说离此不远处，有个沙漠客栈，乃是此间大盗‘半天风’所开的黑店，他们和这‘半天风’似乎也有勾结，此刻正是到那里去了。”

楚留香沉思着道：“这一两天里，他们只怕还不会离开，是么？”

一点红道：“不错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宰了他们。”

姬冰雁冷冷道：“杀了他们倒容易，但这三人若非主脑，杀了他们岂非反而打草惊蛇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何况，他们明知你一见到我后，事情就会揭穿，但他们还能放心让你来，这只因他们实是有恃无恐。”

一点红皱眉道：“有恃无恐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不错，只因我还有三个朋友，落在他们的手里。”

他苦笑接道：“我此番本是为找这三个朋友来的，不想竟误打正着，在这里知道了她们的消息，但我不知道此事还好，知道了此事，行动就不能不分外小心了。”

姬冰雁冷冷道：“说不定那些人找这位仁兄来，就是要从侧面告诉你这件事，借此警告你，这样你做事就不能不有所顾忌，他们也就更可以放手干了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他们要警告我，为何不叫蓉儿她们写封信来，为何还要多费这许多心力？”

姬冰雁默然半晌，缓缓道：“这话也不错，但我却更想不到他们为何要如此做了，他们既明知你们两人一见面后，谎话就会拆穿的，这样做岂非白费力气。”



楚留香沉吟着道：“这只怕是因为他们并未想到我会来保护龟兹王，就在两三天前，我们岂非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来保护龟兹王么？”

姬冰雁想了想，不再说话了。

楚留香又道：“常言道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对方既得了天时地利之便，本占了很大的便宜，但我们却也有一点优势，那就是……”

姬冰雁忍不住接着道：“那就是他们不认得我们，我们却可认得出他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不错，对方就因为不认得我们，所以才会走错这一步，现在我们正可利用此点，若是等黑珍珠一到，那就迟了。”

姬冰雁道：“你是想乘黑珍珠还未来时，到那沙漠客栈去探一探消息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一点红目光闪动，道：“现在就去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时机稍纵即逝，要去自然要快，只不过……”

他叹了口气，接道：“现在我们不但要对付这些人，还得要对付石观音，正是两面受敌，若是稍有不慎，被人背腹夹攻，那就要一败涂地，不可收拾了。”

姬冰雁与他多年相交，心意相通，听了这话，只不过点了点头，一点红却忍不住问：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楚留香道：“对方虽不认得咱们，但骤然见到两个陌生人去到他们盘踞之处，也不免要分外留意，说不定还要将咱们当肥羊对付，但这两人若是你的……”

一点红又忍不住截口道：“这两人若是我的朋友，他们怎敢动手？”

楚留香一笑道：“但中原一点红独来独往，人人皆知，又怎会在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忽然遇见两个朋友？”

一点红默然半晌，缓缓道：“纵然在到处挤满人的地方，我也遇不着半个朋友的。”这话说得虽冷淡，语气中还是不免有一种寂寞萧索之意流露出来。

姬冰雁瞧了他一眼，忽然道：“朋友越少越好，就算没有朋友，也没什么可惜。”

一点红也瞧了他一眼，眼里竟露出一丝笑意。

楚留香拊掌笑道：“但你们两人一样的怪脾气，迟早非交上朋友不可，那是跑也跑不了的。”

他攀着这两人的肩头，沉声又道：“现在咱们既不能贸然前去，也不能冒充他的朋友，两全之计，只有……”

语声渐渐低沉，渐渐听不见了。

正午，骄阳万里。

在这热得死人的烈日下，却有几匹骆驼缓缓行来。

就连这号称“沙漠之舟”的骆驼，中午亦是举步艰难，骆驼上的人，更是奄奄一息，只剩下半口气了。

只见这些人嘴唇都已干裂，眼睛里满布血丝，整个人都似已麻木无知，心里只想着一个字……“水……水……水……”

突见远处一缕炊烟升起，这些人脸上立刻现出狂喜之色——有炊烟的地方，还会没有水么？





第四十六章 剑不轻出

大家喜极狂呼一声，就要拼命赶过去。

谁知当先领路的一个满脸风霜的老人却忽然大呼道：“去不得，那地方去不得。”

他声音虽然低哑嘶黯，但仍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，大家果然都停了下来，满面俱是渴望企求之色。

那老人干涩的脸上，竟充满恐惧，哽声道：“你们可知道那是什么地方？”

大家摇了摇头，一人道：“我们也不知那是什么地方，只要那地方有水……”

说到“水”字，大家立刻又兴奋起来，喉咙里发出了一阵野兽般的嗥声：“水……水……水……”

那老人用舌头舔着嘴唇，但舔了很久，嘴唇仍是干得发裂，只因他舌头也干得快要裂开。

他叹了口气道：“水……唉！那地方虽有水，但也有杀人的钢刀，我们现在还有机会活下去，但到了那里，却立刻就就得死。”

大家面面相觑，道：“为……为什么？”

那老人道：“只因那地方就是半天风的……”

说到“半天风”三个字，已有两个人从骆驼上跌下来，另

有两个人从骆驼背上跌下来后，连动都不能动了。

忽然有个人嘶声大喊道：“我不管，我还是要去，我宁可被杀死，也不愿再受这样的罪。”

他拼命打着骆驼发狂般冲了过去，大家面上都露出惊恐之色，像是知道他这一去，就永不复返了。

这时风沙中却忽又出现了三条人影，一个身材削瘦，面容像是用石头雕成的黑衣人，手里拉着两条绳子，将另外两个人像拉狗似的拉着走，被绳子捆住的这两个人，一个又瘦又长，却生着一脸金钱大麻子，嘴唇猪一般向上掀起，那样子令人一见就要作三日呕。

另一人长得也未见高明，还是个驼子，两人四只手都被紧紧的捆着，跌跌撞撞地走在后面。

那黑衣人却是神色倨傲，脚步轻健，竟像是将这满天风沙的大沙漠，看成平坦宽阔的通衢大道一般。

快被渴死的旅人们，瞧见这三人不自觉又怔住了，也不知是谁忽然惊呼了一声，嘶声道：“半天风……半天风……”

在沙漠上拿人不当人拉着走的，除了半天风和他部下还有谁，大家骇极之下，转眼间就逃得干干净净。

那驼子却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想不到这些人竟对半天风如此畏惧，竟宁愿渴死，也不愿去那里。”

这人语声又低沉，又清朗，带着种奇异的煽动力，和他的模样大不相称，奇怪的是，这竟似楚留香的声音。

那麻子道：“如此看来，那地方必然凶险已极。”

这人的声音，竟像是姬冰雁的。

原来他们为了刺探对方虚实，为了不让对方怀疑，竟扮成一点红的俘虏，只不过区区一条绳子，又怎能真的捆得住他们，就算万一被人瞧破，还是照样可以全身而退的，这法子岂非比冒充一点红的朋友又高明得多。





楚留香默然半晌，道：“我这里还有大半袋水，去送给他们吧！”

这人当真是装龙像龙，装虎像虎，扮起驼子来，就活像是两头都不能着地，一点红若非亲眼瞧见他改扮，简直无法相信风流潇洒，令人着迷的“盗帅”楚留香，半个时辰里就会变成这样子。

姬冰雁却微微一笑道：“有那老头子带路，这些人绝不会被渴死的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认得那老头子？”

姬冰雁道：“这人真算得是沙漠上的老狐狸，别的本事也没有，但在沙漠中来来回回，也不知走过多少次，他的鼻子竟像是能嗅得出哪里有危险，那里才安全，商旅若能请得到他做向导，就算贴上护身符了。”

他一笑又道：“十年前我就见过此人，那时他积下的钱已足够让他孙子都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了，我本以为他早已洗手不干，在家纳福，谁知他直到今天还在干这老行当，看来他竟似觉得这种生活有趣得很。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千里良驹，岂甘伏枥，这种人你若真的要他在家纳福，他反而会觉得全身难受的。”

前面两里外，突有一座石山耸天而起，山虽不高，但在这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中，却显得分外扎眼。

山上怪石如犬牙交错，满山寸草不生，看来自也分外险峻，半天风的沙漠客栈，就正是靠山而建的。

虽有石山挡住了风沙，这客栈仍是修建得坚固异常，全都是以两人合抱的大树做樁子，深深打入地下，四五丈高的木樁，露出地面的已不过只剩下两丈，空隙外灌的竟是铅汁，其坚固何异铜墙铁壁，若有人被关在里面，要想逃出来就是难如登天。

这屋子虽不少，门窗却又小又窄，门口的一张棉门帘子，闪闪地发着油光，看来竟似比铁板还重。

没有招牌，只在墙上用白粉写着：“馍馍清水，干床热炕。”

这八个字在沙漠中的旅人看来，实比“南北口味，应时名菜，原封好酒，招待亲切”任何的魔力都大十倍。

掀开门帘走进去，里面不大不小的一间屋里，摆着四五张大桌子，十几二十张长条板凳。

这时正有七八条大汉围着桌子在推天九，左边的柜台里，坐着个三角脸，山羊胡子的小老头，正在打瞌睡，嘴里一管旱烟，火早已熄了，那边的吆五喝六之声，几乎把房顶都震垮，他却似完全没有听见。

突听蹄声响过，一个人没头没脑地撞了进来，嘶声狂呼道：“水……水……”

掌柜的还在打瞌睡，赌钱的大汉们，更没有一个回头的，这人踉跄冲到柜台前，嘎声道：“掌……掌柜的卖些水好么？我有银子。”

这掌柜的眼睛还没有张开，嘴里却笑了，道：“有银子还怕咱们不卖水？财神爷上了门，还会往外推么？”

这人大喜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”

他嘴里含含糊糊的，竟连话都说不清了，一只手已往怀里掏银子，当的，搁在柜台上，竟足足有二十两。

掌柜的眼睛这才眯开一线，但立刻又闭起来。

那人吃惊道：“不……不够？”

掌柜的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。

这人咬了咬牙，又掏出二十两。

掌柜的又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。

这人眼睛里几乎已冒出火来，但瞧了那边的大汉一眼，立





刻又软了下去，狠了狠心，又往怀里掏银子。

他一面掏，一面冒汗，那掌柜的却还在叹气。

这人大喝道：“一……一百六十两银子，还……还不够？”

掌柜的笑嘻嘻道：“客官若只想买一百六十两的水，自然也可以。”

这人喜道：“好，就……就这么多吧！”

掌柜的咳嗽了一声，道：“老颜，替这位客官送一百六十两银子的水来。”

那老颜正在推庄，桌面上银子已推得像一蒸笼馒头，他“叭”地将手里两张牌一翻，竟是付“整十”。

坐庄的“整十”，心情可想而知，只见这老颜一咧嘴，竟连两张牌都咬在嘴里，一面咬，一面骂道：“你这龟孙子，兔崽子，混账王八蛋，谁叫你来的，害得老子输钱，老子等会不把你蛋黄都挤出来才怪。”

他也不知是在骂牌，还是在骂人，挨骂的也只好装不懂，过了半晌，他总算提了只茶壶来。

这茶壶居然不小，那人狂喜道：“多谢……多谢。”

他一把抢过茶壶，就往嘴里灌，果然有一滴水落在他舌头上，他舌头刚一掠，水已经没有了。

茶壶虽不小，里面的水却只有一滴。

这人颤声道：“这……这壶里没有水。”

老颜瞪眼道：“谁说没有水，你方才喝的不是水么？咱们做生意可是规规矩矩的，何苦想赖账，只怕就是你活得不耐烦了。”

这人又惊又怒，嘶声道：“但水只有一滴。”

老颜道：“一百六十两银子，本来就只能买得了一滴水，你还想要多少？”

这人再也忍不住大喊起来，道：“一百六十两银子一滴